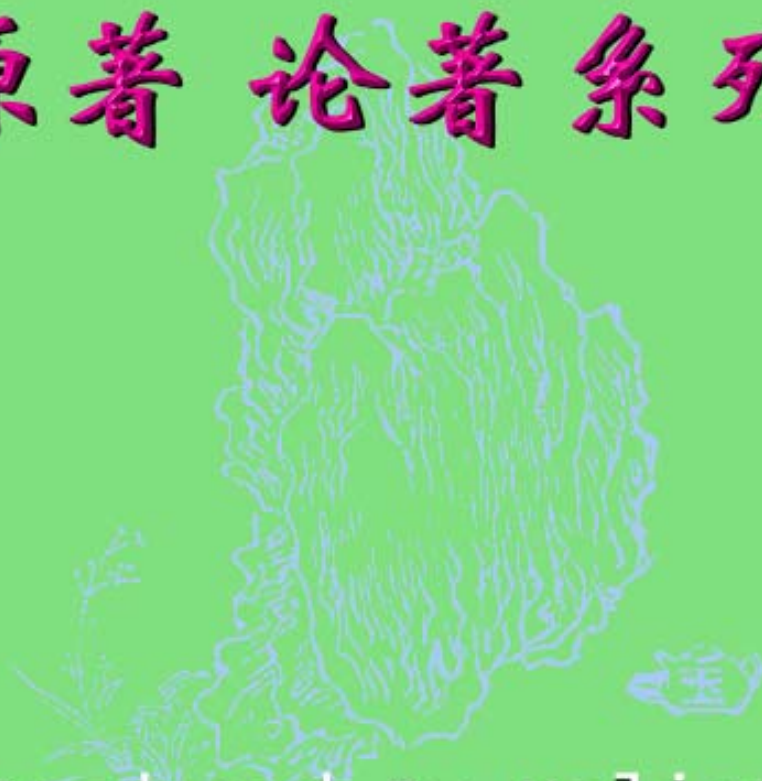


kolistan 推荐书系

红楼梦原著论著系列



Produced By Kolistan

曹雪芹 著

鄭振鐸藏殘本紅樓夢

書目文獻出版社

曹雪芹 著

鄭振鐸藏殘本紅樓夢

書目文獻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9 號

鄭振鐸藏殘本紅樓夢

*

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

(北京文津街七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通縣蘭空印刷廠印刷

*

850×1168·1/32·2.25 印張

1991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 1991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2.90 元

ISBN 7—5013—0894—2/K·108

舊抄紅樓夢殘本兩回（代序）

俞平伯

近承鄭西諦（振鐸）兄惠借此本，即記所見。舊抄紅樓夢一冊，兩回。題石頭記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中縫每頁俱書紅樓夢，共三十一頁；每半頁八行，每行約二十四五字。木刻烏絲欄抄。首有「皙庵」白文圖記。

這本抄寫字跡工整，惟訛脫依然很多。如二十三回「梨香院牆下」（二十三回，十二頁上）用今本比照，脫落一大段，約二百五十字以上。若零碎的譌脫，且不去說它。

話雖如此，從異文比較來看，區區短篇却儘有些特別處。以下分四點敘說：

（一）書中人名不同。這不必有什麼關係，有些似乎不很好，但差異總是非常顯著的。如賈薈作賈義（二十三回一頁上），賈芹母周氏作袁氏（同頁下），花兒匠方椿作方春（二十四回十五頁下）。按「方椿」本是「方春」的諧音，這兒直把謎底給揭穿了。秋紋作秋雯（十六頁上），檀雲作紅檀。書只有兩回，名字却已不同了五個。

（二）名雖無異，而用法非常特別：如茗烟、焙茗。原來紅樓夢裏，一個人叫茗烟又叫焙茗，

雖極小事，却引起許多的麻煩。大體講來，二十三回以前叫茗烟，二十四回起便叫焙茗。從脂評抄本這系列來說，二十三回尚是茗烟，到了二十四回便沒頭沒腦地變成焙茗。我認爲這是曹雪芹稿本的情形。程高覺得不好，要替他圓全。所以就刻本這系列來說，程甲本二十四回上明寫着「只見茗烟改名焙茗的」（九頁），以後各本均沿用此文。無論從抄本、刻本，都可以分明看得出作者的原本確是二十三回叫茗烟，二十四回叫焙茗。

這抄本雖只賸了兩回，恰好正是這兩回，可謂巧遇。查這本兩回書一體作焙茗，壓根不見茗烟。我想這是程高以外，或程高以前對原稿的另一種修正統一之法。就新發現的甲辰本看，又俱作茗烟，不見焙茗，雖似極端的相反，其修改方法實是同一的，均出程高「改名法」以外，可能都比程高時代稍前。因假如改名之說通行以後，便可說得圓，並無須硬取消一名，獨用一名了。

（三）關於小紅（紅玉）的出場敘述，頗有不同，也分幾點來說：①有正本第二十四回說：「賈芸」只聽門前嬌聲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各本大略相同）我從前看到這裏總不大明白，小紅親切地「叫了一聲哥哥」的不知是誰，下文又絕不見提起。在這殘本便作「只聽門外嬌聲嫩語叫焙茗哥」（二十四回，十三頁上），說明了叫的是誰，比禿頭哥哥，似比較明白些。是否合作者之意，却另一說。②小紅出場時的姓名，各本都用作者的口氣來敘述的。如有正本說：「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

寶玉，便都把這個字隱起來，便叫他小紅」。但這殘本，却是在小紅嘴裏直接向寶玉報了名的，下文便也不再用作者的口氣來敘了。

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爺不認得的也多，豈止我一個，我姓林，原名喚紅玉，改名

喚小紅……（二十四回十七頁）

③最特別的是二十四回的結尾一段。殘本文字簡短，又跟各本大不相同。如有正本「原來這小紅本姓林」以下至結尾，約有三百七十字，這本却短得多，只有約一百四十字。茲抄錄於下：

原來這小紅方才被秋雯、碧痕兩人說的羞羞慚慚，粉面通紅，悶悶的去了。回到房中無精打彩，把向上要強的心灰了一半。朦朧睡去，夢見賈芸隔窗叫他說：小紅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裡。小紅忙走出來問：二爺那裡拾着的？賈芸就上來拉他。小紅夢中羞，迴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驚醒時却是一夢，細尋手帕不見踪跡，不知何處失落，心內又驚又疑。下回分解。（二十四回十八頁至十九頁）

這個寫法跟各本大不相同。特別是結尾很好，描寫她夢後境界猶在，以為帕子有了，細細去找；這仿佛蘇東坡的「後赤壁賦」結尾的「開戶視之，不見其處」，似乎極愚，却極能傳神。從心理方面說，把白天意識下的意中人在夢中活現了，又暗示後文手帕確在賈芸處，過度得巧好。我認為這樣寫法善狀兒女心情，不僅表示夢境恍惚而已。若一般的本子，如有正本：

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唬醒，方知是夢。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便是照例文章，比較的平庸了。

(四)零零碎碎的異文，當然不能列舉，略引三條：①繡鳳一把推開金釧，嘆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二十三回四頁至五頁)這個推開金釧的人，各本俱作彩雲，不作繡鳳。②春夜即事云：「露綃雲幄任鋪陳，隔岸鼉更聽未真。」(同回七頁下)「露綃」各本俱作「霞綃」；但「露綃」可能是錯字。「隔岸鼉更」，脂庚有正俱作「隔巷暮更」。甲辰本作「隔巷暮聲」，程甲本作「隔巷蛙聲」。這當然也有好壞，在這兒不能詳辨了。③「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鬢鬢的好頭髮。」(二十四回十六頁下)「黑鬢鬢」，脂庚作「黑真真」，有正作「黑鬢鬢」，甲辰程甲並作「黑鴉鴉」。

從上面說的看來，這飄零的殘葉，只賸了薄薄的一本，短短的兩回，却有它鮮明的異彩。它是另一式的抄本，可能從作者某一個稿本輾轉傳抄出來的，非但跟刻本不同，就跟一般的脂評本系統也不相同(甲辰本雖不題脂評，實際上也是的)。這是此本最特別之點。書既零落，原來有多少章回當然不知道，却不妨武斷為八十回本。再者，書名石頭記，又稱紅樓夢，這也是舊抄本的普通格式。書無題記，年代也不能確知，其原底必在一七九一年程偉元排印本以前，也似乎不成問題了。草草翻閱，姑記所見，質之西諦，以為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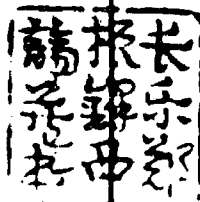
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
三日上海《新民報晚刊》（原載一
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三
日香港《大公報》）

石頭記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 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
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序定優劣又命在大觀
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四處選拔精工名匠
大觀園摩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義管理着
園中十二个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賈義又將賈



菖實菱喚來監工一日盪蠟釘珠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庵兩處的十二个小沙弥並十二个小道士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思想發到寺中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袁氏正盤算要到賈政這邊謀一个大小事務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便坐轎子來求鳳姐因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此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他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承應倘或散了若要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

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俗們家廟裏鉢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買柴米就完了說要用走去叫來一點也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告于賈政賈政听了笑道到是提醒了我也想是這樣即時喚賈璉來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問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就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听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事好歹依我這底說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听了把賴子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的狀

賈璉道真的呢是頑話呢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的兒子芸兒
來求我兩三遭要个事情管管我依了叫他等着好不容易出了
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道你放心園子裡東北角上娘娘說
了叫多多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出來的事
兒我管保叫芸兒管這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到罷了只是
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个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听了
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咲着一
徑去了到了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為小和尚的一事賈璉便

依了鳳姐主意說道如今看來芹兒大大出息了這件事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着裡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理論這事听賈璉如此說便就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即令人告訴素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个月的叫他寫了領子賈璉批票畫了押當時發了對牌出來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个月的給他白花花二三百兩賈芹随手拈了一塊攞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小子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商議當

時僱了个大轎驢自己騎上又僱了幾輛車子至榮府角門前
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一徑送往城外鉄檻寺居住預備
將來傳喚不在話下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
題咏之後思想那大觀園中景致自己幸過賈政必定敬謹封
鎖不敢使人進去搔擾不免寥落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
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
到寶玉自姊妹們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們若不命他進去只
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

他進園中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榮國府來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忠去後便來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听了還自由可惟有寶玉聽了這諭喜的無可不可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弄那個忽見了襲來說老爺叫呢寶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棧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寶貝只管去有我呢他不及

委曲了你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去住
他分咐你幾句不過不許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好好答
應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媽媽來分咐好生帶了
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啼着他老媽媽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
步挪了三寸到這邊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彩
霞繡鸞綉鳳等衆丫頭都在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來都抵
着嘴兒咲金釧一把拉住寶玉悄悄咲道我這嘴上是總擦的
香侵胭脂這會子你可擦不擦了繡鳳一把推開金釧咲道人

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打起簾子。寶玉恭身挨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地下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個人。都坐在那里。一見他進來。都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賈環人物委雜。舉止荒疎。忽又想起賈珠來。再者看王夫人。只有這個親生兒子。素愛如珍。自己鬍子已經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日嫌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胸說道。娘

娘分咐說你日日外頭嘻將漸次踈懶如今叫禁管你同姊妹在園內讀書寫字好生用心習學若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身旁坐下他妹第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著寶玉的額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寶玉答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的時候叫罷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太分咐了罷人天天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問道罷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了頭不管叫什麼名字罷了是誰這樣

刁鑽起這樣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這樣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得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見這個丫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丫頭為名字王夫人忙向寶玉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生氣賈政道究竟也無妨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詩艷詞上用工夫說畢斷一聲作業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忙道去罷去罷只怕老太太等你吃

飯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了向金釧咲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媽媽一溜烟去了剛到穿堂門前見釵人傍門立在那里一見平安回來堆下咲來問道叫你作什麼寶玉告訴他又有作什麼不過怕我進園中去淘氣分付分付一面說一面到至賈母跟前回明原故只見林黛玉正在那里寶玉便問他你住那一處好林黛玉正心裏盤算這件事忽見寶玉問他便咲道我心裏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根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更覺幽靜寶玉听了拍手咲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

要叫你住這裏呢我就住怡紅院偕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較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的日子哥兒姑娘們好搬進去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了蓼鳳軒李宮裁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媽媽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鬟不算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綉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寂寞了閒言少叙且說寶玉自

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自和姊妹
頭們一處或讀書寫字或彈琴下棋或畫畫吟詩以至描寫刺
鳳門艸簪花低吟悄唱打字猜枚無所不為到也十分快樂他
曾有幾首即事詩作的雖不美好却是真情真景已記幾首
云

寫

春夜即事云

露綃雲幄任鋪陳隔岸罌更所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
色夢中人盈盈蠟淚因誰泣默默花愁為我嚬自是小鬟嬌懶

慣攤衾不耐咲聲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窓明麝月開宮鏡
室霽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
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裏絕喧譁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栖鴉
抱琴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

渴沈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闌霜余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兒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却喜侍兒知試茗埽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力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上頭壁上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竟有人

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得了意鎮日家作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坐卧不安嘻咲無心那里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此時的心裏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焙茗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煩煩的了不能開心惟有一件寶玉不曾見過想畢就到書坊內把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外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看寶玉看了一遍如得了珍寶焙茗又囑咐他不可拿他

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里捨得不
拿進去踟躕再三單把這文理細密拿了幾套進去放在牀頂
上無人時自己密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在外書房裏那日正
當三月中浣早晚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
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
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堆來落了滿身
滿書滿地皆是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唬了
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

還有許多寶玉正踟躕間只听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里作什
麼寶玉回頭却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上掛着紗囊手
內拿着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花帚起來摺在那水裏我
纔摺了好些了黛玉道摺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裡水乾淨只一
流到有人家的地方賊的臭的仍舊把花遭塌了那時角上我
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
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寶玉听了喜不自勝笑道待我放下書
帮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之不迭便說道不過

是中庸大學黛玉笑道你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悄悄好多着呢寶玉道好妹妹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否別告訴別人真真是好文章你看了連飯也不想吃了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看從頭至尾越看越愛不上頓飯工夫將十六齣俱已看完自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黛玉听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豎起兩道似

戲非戲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香腮帶怒媽面含嗔用手拍着寶王道你這該死的胡說你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學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兩個字早把眼圈兒也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住說好妹妹千萬饒我這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我明日吊在池子裡叫一個廟頭奄吞了去變一個大王八等你作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坟上替我駝一輩子的碑說的黛玉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啼的这个調

兒還只管胡說呢。呸！原來苗而不秀，是個銀樣蠟槍頭。寶玉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黛玉笑道：「我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在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衆人走來說道：「那里沒尋到？却在這裡。」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見玉听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衆人換衣服，不提這裡黛玉見寶玉去了，又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自己悶悶的便要回房走。

至梨香院牆下忽想起前日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
句又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無方寸所見
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
一處仔細忖度不覺神馳心痛眼中落淚正沒個開交忽覺片
上擊了一下回頭看時原來是何人且看下回便知正是

粧晨繡夜心無矣

對月吟風恨有云

--	--	--	--	--	--	--	--

石頭記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掌說道你作什麼一個人在這裡林黛玉到嚇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俊丫頭唬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
我姑娘搃不見你們紫鵲也找你呢說連二奶奶送了什麼茶

葉來給你的走罷回家去坐着一面說着一面拉了黛玉的手
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黛玉和香菱
坐了靠他們有何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個綉的好那一個扎
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去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
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
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
過那邊請大爺的安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
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脫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

鴛穿着桃紅綾子袄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絢紬汗巾兒臉向
內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他
頰子上聞那粉香油氣禁不住用手摩娑其白膩不在襲人之
下寶玉便猴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胭脂賞我吃
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呌道襲人你
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還是這廬着襲人抱了衣
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着不改右勸着不改你到底是怎么樣
你再這廬着這個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了衣

服同了駕轎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
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
句話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
人容長臉兒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的着實斯文清
秀到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
笑道你怎麼發忒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
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道
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我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

到此先越發出息了到像是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了賈芸道十八歲了原來賈芸最伶俐乖巧不過聽寶玉這樣說便笑道俗語說的搖車裡的爺爺拄拐杖的孫子雖然歲數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沒了這几年也無人照看教導若寶叔不嫌姪兒蠢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賈璉笑道你聽見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開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

不得閑兒明兒你在書房裡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子裡
頑要去說着扳鞍子上馬衆小廝圍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
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迷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安賈
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話次後便喚人來帶哥兒進去太太屋
裡坐着寶玉領命退出來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來
先到站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
了方問別人好又命人倒茶來一鍾茶來吃完只見賈琮來問
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猴子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

收拾收拾美的黑眉烏嘴那裡像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請過安邢夫人便叫他們個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娖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和賈蘭使眼色兒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要走的已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各人的母親好你們姑娘姐姐妹妹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

暈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寶玉道可是姐姐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寶玉道大娘方才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裡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們帶回去頑娘兒兩個說話時不覺早有晚飯時節調開桌椅擺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飯寶玉出去辭了賈赦同姊妹們一同回家見道賈母王夫人各自回房安置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

因打聽有什麼事情賈璉向他說道前兒到有一件事情出來
偏你孀子再三求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說明兒團子裡還
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
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孀
子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
他作什麼我那裡有這些工夫說閒話呢明兒一個五更還有
到興邑去走一淌湏得當日赶回來纔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
更以後你來討信來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回後頭換衣服去

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往他
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才從鋪子裡回
來忽見賈芸進來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跑了來
賈芸笑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幫襯我現今一件要緊的事用
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裡按數送
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鋪
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几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
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錯

了這個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還趕出鋪子去況且如今
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裡不三不四小鋪子來
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到扁兒去買這是一二則你那裡有正
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
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狠不知好歹也到底立個主見賺几
個錢弄的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
說的到乾淨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後來聽見
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雖

道舅舅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田哦有兩間房子呢是我不成
罷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粥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
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來纏舅舅舅要三升米兩
升豆子的舅舅就沒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
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愁你沒個計策兒你但凡要立的
起來到你們大房裡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
們的管家管事的人們嘻和嘻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
城去遇見了你們三房裡的老四騎着大黑叫驢帶着四五輛

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裡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
樣的好事兒到他手裡了賈芸聽說勞力的不堪便起身告辭
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再去罷一句話未說完只見
他娘子說道你又胡塗了說着沒了米這裡買了半觔麵來下
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
半觔來添上就是了 he 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兒往對門王奶奶
家有錢借二三十個你說明兒就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
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妻且說賈

芸賭氣離了母舅家一徑回歸舊路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低着頭只管走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嚇了一跳聽那醉漢罵道你媽的瞎了眼睛了碰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緊鄰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在賭博場吃閒錢專愛吃酒打降如今正從欠主人家取了利錢吃醉回來不想致賈芸碰了一頭正沒好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說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聽見熟人語音將醉眼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手

鬆了趂趂着笑原來是賈二爺我該死我該死這會子往那裡
去了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
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
誰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人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你
且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說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
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令舅我便罵出好話來真真
氣死我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裡現有几兩銀子你若用只
管拿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作了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頭有

名放賬的人你却也沒沒有和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
個潑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你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
利錢重這銀子我是不受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立約若說怕低
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供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後答
包裡掏出一卷銀子來曹芸心下自思素習倪二雖然潑皮無
賴却因而使頗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之情怕他燥了
到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到罷了想畢笑道
老二你果然自個好漢我何曾不想着看來和你張口但只是

我見你所交結的都是些有胆量有作為的人像我們這等無能為的你通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馬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却聽不上這話既說相與交結四個字如何又放賬給他使圖賺他的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不是相與交結了閒話也不必講既承你不棄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你便拿去置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買些聽了一面接

了銀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着急的倪二笑道這不是話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那邊有點事情去你竟請回去罷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舍下叫他們早些關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要緊的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來找我一面說一面趑趄着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罕異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還怕他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來便怎處心內猶疑不決忽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如

倍還他想畢一直走到一個錢鋪裡將那銀子秤了一秤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歡喜收了銀子來至自家門首先到隔壁將倪二的信稍與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在炕上坐著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卜世仁的事只說在兩府裡等璉二叔來著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過了給你留的飯在那裡呌小了頭子今過來你吃罷那天已是掌燈時分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夜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

大香鋪裡買了水麝便往榮國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着大高筭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来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嫂子那去周瑞家的老太太叫想必是我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撮着鳳姐出来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的尚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的搶上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睜仍往前走著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這裡曠曠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到時常記掛着嫂子要來悄悄又不能來

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慌不是我提起他來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侄兒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長輩前撒慌昨兒晚上還提起孀子來說孀娘一則生的單弱事情又多虧孀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用全要是差一個的早緊的不知怎麼樣呢鳳姐聽了滿面是笑不由的便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裡嚼說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個極好的朋友家裡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只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齊去他便收了香鋪不開

了把賬物攢了一攢該人的給人該賤發的都賤發了像這個
貴的貨都分着送了親朋他就送我四兩冰片四兩麝香我就
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且誰家拿這
些銀子買這個作什麼便是狠有錢的大家子也不過使几分
幾錢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也沒個人配使這些到叫他們一
文不值半文的轉賣了因此我就想起孀子來往年間我還見
孀子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進了宮明兒
這個端陽節不用說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幾倍的

用呢因此想來想去只有孝敬孀娘一個人纔合式方不算遭
塌這東西一邊說一邊將那冰麝舉起來鳳姐正是要辦端陽
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一來聽這一篇話
心下又是得意又是喜歡便命豐兒接過來送了家去交給平
兒因又說道看着你狠知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你說話兒也
明白心裡也有見識賈芸聽了這話入了港便打進一步來故
意問道原來叔叔也曾提我來鳳姐見問纔要告訴他與他事
情管的話把那話又忙止住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

到叫他看着我見不得東西是的因為得了這點子香就叫他
管事了今兒先別提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
都隱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兩句閒話便往賈母那裡去了
賈芸也不好提得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
等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霞齋三間
書房裡來只見焙茗鋤藥兩個小廝廝下象棋為奪車正搬嘴
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人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
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跺說道小猴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

賈芸進來都纔散了賈芸進入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
沒下來焙茗道今兒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哨探哨探去
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
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廝却都頑去了正自煩悶只聽門前嬌聲
嫩語叫焙茗哥賈芸往外賄時見是十六七歲的了頭到也細
巧乾淨那丫頭一見了賈芸便抽身躲過去恰好焙茗走來見
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信兒呢賈芸見了焙茗
也就趕了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出來

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的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下住的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了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那賈芸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自說芸兒就是半晌那丫頭冷笑了一笑依你說二爺竟請回去罷有什麼話明兒再說今日晚上得空兒我回回我們爺陪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叫二爺在這裡等着挨餓不成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兒那都是不中

用的他不過是口裡答應着那麼大工夫給你帶信兒去呢賈
芸聽這丫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裡又
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到我明兒再來說着便往外走焙茗
道我倒茶去二爺吃了茶再去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
還有事呢口裡說着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
徑回來至次日果然又來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
去請安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叫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
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這東西給我原來你有所求

我昨兒你叔叔總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這事孀娘休提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兒求孀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沒成兒又來找我賈芸道孀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昨兒還不求孀娘如今孀娘既知道了我到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孀娘了好歹疼我一點兒罷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了早告訴我一點兒兒有什麼不成的多大點子事耽誤了這會子那園子裡還要種樹種花呢我思想不

出一個人來你早來不早完了賈芸笑道既是這樣孀娘明兒就派我罷鳳姐半晌說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爆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孀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杆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初的時候來領銀子後兒就進去種樹說了半命人駕了香車一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霰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

坐到半晌打聽鳳姐回來便寫了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出來單要了領票過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數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銀錢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歡喜次日一個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他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裡賈芸又拿了五十兩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春家去買樹如今且說寶玉白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來說

話兒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把這個放在心上因而便忘了這日晚上從北靜王府中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打結子秋雯碧痕兩個去找水桶紅檀呢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養病雖還有幾個作粗話聽喚的了頭們諒着叫不着他們都去尋夥覓伴的頑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他們連忙

搖手兒說罷罷不用你們了老婆子去了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盪了手拿讓我來倒一面走上來早接了碗遞去寶玉到唬了一跳問他在那裡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裡緣從裡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响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几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髮髮的好頭髮挽着個鬢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寶玉看了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裡的人麼

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爺不認得的也多豈止我一個我
姓林原名喚紅玉改名喚小紅平日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
眼前的事一點兒不作爺那裡認得呢寶玉道你為什麼不
作眼前的事丫頭道這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兒
有個什麼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
叫他今兒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
見秋雯碧痕希希哈哈的說笑着進入院子來兩個人共提着一
桶水一手擦着衣裳趑趄趑趄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迎

出去来接那秋雯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個又說
跣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来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
來是小紅二人便都岔意將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眊西房並沒
別個人只有寶玉二人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滌之
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了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便
找小紅問他你方才在屋裡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只
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去不想二爺要茶姐姐
們一個沒有是我進去了纔倒了茶姐姐們便來了秋雯聽了

兒臉便啐了一口罵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提水你
不去到叫我們去你等着作個巧宗兒一裡頭就要你好了雖
到我們到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的不配
碧痕說道明兒我說給他們要茶要水遞東遞西的僭們都到
動只叫他便了秋雲道這店說還不好我們散了單讓他在
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嫗進來
傳鳳姐的話說明兒有人帶匠人進來種樹叫你們嚴緊些衣
服裙子別混晒混晾的那土山一溜都攔着幃幙呢可別混跑

秋雯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是什麼後廊上的芸二爺秋雯碧痕聽了那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聽見了心內却明白就知是昨兒那外書房見的那個人了原來這小紅方才被秋雯碧痕兩人說的羞羞慚慚粉面通紅悶悶的去了回到房中無精打彩把向上要強的心灰了一半朦朧睡去夢見賈芸隔窗叫他說小紅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裡小紅忙走出來問二爺那裡拾着的賈芸就上來拉他小紅夢中羞迴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驚醒時却是一夢細尋

手帕不見踪跡不知何處失落心內又驚又疑下回分解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 / 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请访问 [抚琴居论坛](#)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